

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

印刷者：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优活女孩
心灵美读系列



优上悦读

海边的 珊瑚屋

妈妈，
请回到我身边

陈华清

一著一

即使有大海相伴
也无法停止对你的思念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优活女孩·心灵美读系列

海边的 珊瑚屋

陈华清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边的珊瑚屋 / 陈华清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1

(优活女孩·心灵美读系列)

ISBN 978-7-5148-3598-4

I. ①海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4699 号

HAIBIAN DE SHANHU WU

(优活女孩·心灵美读系列)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责任编辑: 唐威丽

装帧设计: 咸青华

摄影照片: 陈北跑

封面插图: 东方娃娃 XDD

内文插图: 朴仙美

责任校对: 陈毕欣

责任印务: 刘宏兴

社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

总编室: 010-57526071

发行部: 010-57526568

网址: www.ccppg.cn

电子邮箱: zbs@ccpg.com.cn

邮政编码: 100022

传 真: 010-57526075

印刷: 中青印刷厂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字数: 120 千字

印张: 6.875

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0000 册

ISBN 978-7-5148-3598-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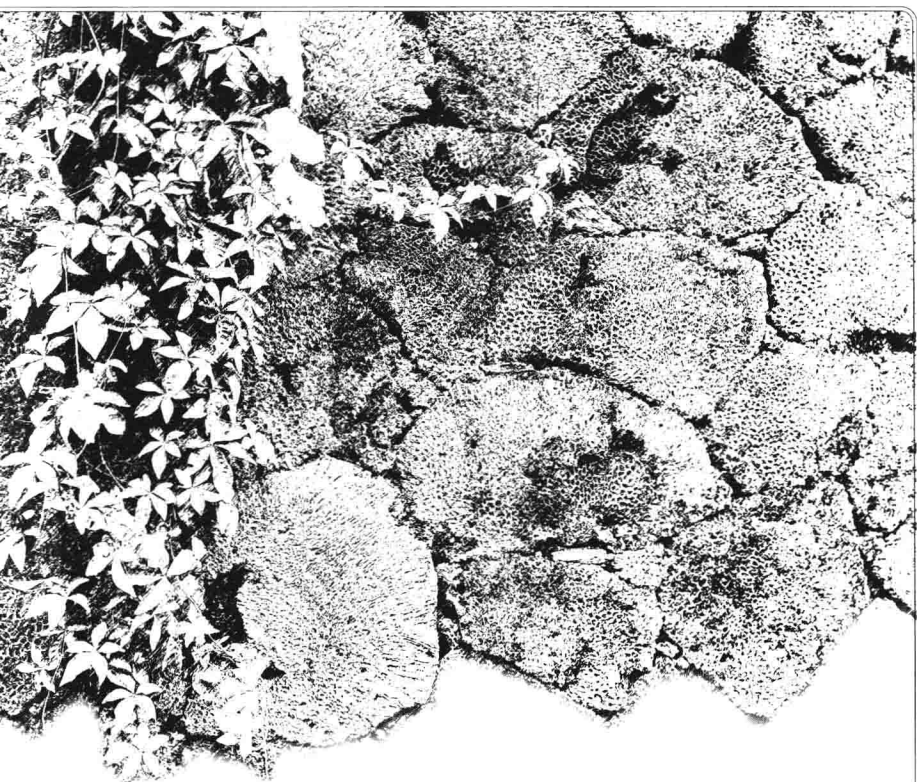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0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880)



目 录

第一章	“海女”李妹头	1
第二章	等荔枝树开花	38
第三章	“海仔”李虾仔	53
第四章	当初潮来的时候	70
第五章	梦想书屋	84
第六章	妹头的噩梦	97
第七章	海南路漫漫	127
第八章	重返珊瑚村	156
第九章	又起风波	177
第十章	家的温暖	192
后 记		216



第一章



『海女』李妹头

/ 01 /

海中孤独的身影

大海，有你看得见的神奇，也有你意想不到的波澜。

在雷州半岛的沿海湾，有一个传说。每年的春节前后，海神会从一个神秘的小岛出发，给渔民送“珍珠米”，帮助他们过个好年。这些珍珠米随着海浪一路奔涌，最后躺在洁白的海滩上。它们像葡萄一样圆溜溜的，晶莹剔透。渔民说，谁拾到珍珠米，谁的梦想就会开花，幸福就跟谁走。海边的人都想拾到珍珠米，可是，不是谁都可以捡到珍珠米的，只有勤劳、善良、没有做过坏事的人，才有机会拾到。如果心生杂念，珍珠米就会化成水从他的掌心溜掉，再也找不到。

海田小学的孩子们都找过珍珠米，个个都希望捡到珍珠米，尤其是李妹头。

这是一个周末，天还没大亮。远望大海，海面安静得像酣睡的婴儿；近看大海，海浪一波一波温柔地涌动。远处，行驶着两艘船，在黑蓝色的背景映衬下，它们就像用黑色纸剪成的船漂在海上。

渐渐地，在海天相接的地方，太阳缓缓升起。原先灰

蒙蒙的天空，出现了浅浅的红，最后变成大红。朝霞映在海水里，波光粼粼，闪闪烁烁，好像鱼儿的鳞片在闪动。

“哇，好美的日出哦！”东方老师惊呼道。

在海岸边，十几个渔民在拉网收鱼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。他们穿着雨衣，打着赤足。有的头戴斗笠，有的用毛巾包着头。一条粗大的纤绳连接着渔船和“纤夫”。一些渔民泡在齐腰深的海水里，手中拉着渔网，一步一步往沙滩后退。沙滩上的“纤夫”脚插进沙里，身子往后斜着，拼命拉动连接远方渔船的纤绳。

早晨的大海，海风很大，海水冰凉。夏多吉一见到海水就迫不及待地脱掉凉鞋，扔在沙滩上，要跳进海水里。

“儿子，等一等！”东方老师赶快拿出事先准备的长袖衫，给夏多吉穿上。

东方老师复姓东方，叫多美，大家都亲切地叫她东方老师。她是从雷州半岛的遂海市区学校到海沙镇海田小学支教的，儿子夏多吉也随她转到这所偏远的渔村小学读书。

这个周末，东方老师要去李妹头家家访。妹头的爸爸妈妈都在外地打工，她想了解下妹头家的情况。夏多吉嚷嚷着要去看海上日出，看渔民拉网，她就先带夏多吉看晨海，等天完全亮了，再去李妹头家。

渔民收网了。墨绿色的渔网里，满满都是海产品。鱼虾活蹦乱跳，大概想跳出渔网。可是渔网太大了，它们怎么跳也跳不出去。有几条大鱼不甘心束手就擒，奋力跳起，触网落下。又跳，又落。

拉上岸的渔网，铺在海滩上。刚才泡在海水里的渔民陆续上岸了。他们或坐或蹲在沙滩上，把渔网里的海产品分类。

“哇，真多呀！”平时话不多的夏多吉情不自禁叫起来。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刚从海里捕捞上来的海产品。渔网里有鱼、虾、蟹，还有一些贝类、水母和珊瑚等。最多的就是鱼，大鱼小鱼，叫得出名字的、叫不出名字的都有。

渔民把一些小鱼放回海里，说这些鱼太小了，吃了会断子绝孙，等它们长大了再捕捞。水母、水草、珊瑚之类的东西，渔民就扔在沙滩上，不要了。

陈海男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：“东方老师，我刚才经过李妹头家，她不在家！”

“啊，她会去哪里呢？”东方老师不安起来，这个消息像一个巨大的海浪劈头盖脸地打过来，令她不由得打个激灵。

昨天，东方老师告诉李妹头今天将去她家家访。李妹

头没吭声，显得很乐意。因为班长陈海男和李妹头住在一个村子里，所以东方老师吩咐陈海男第二天为自己带路。

东方老师没心情看海景了，对海男说：“快带我去找她！”

东方老师听个别老师说过，李妹头性格古怪，一有老师去她家家访，她就玩“失踪”，不知这次她又会玩什么花样。

“东方老师，你看那边！”陈海男叫道。

东方老师抬头望去，远远地只见一个人泡在海水里。那人穿着花布衣裳，身材瘦削，裤腿高高地卷起。她用头巾包着头和脸，看不清是男是女。但看穿着和身形应该是个女孩。她背着一个篓子，手里拿着一个簸箕，佝偻着腰，在海水里捋，把捋到的东西放进背后的篓子里。

女孩一直低着头，专心致志地在海水里捋。原来泡在海水里拉网的渔民全部上岸了，茫茫大海里，只有她还泡在海水中，显得那么单薄，孤独。

东方老师说：“我早就看见她了。这个人的身影很眼熟啊，好像在哪里见过呢！”

女孩无意间抬起头，看见有人在望她，赶快低下头，转过身背对着他们。

“嗒嗒”“嘟嘟”，陆续有人骑着摩托车或开着货车来海滩收购海产品了，讨价还价声此起彼落。

海潮、人潮、车潮，原先比较安静的大海完全被吵醒了。

“海男，是你啊，这么早来海边干什么？”一个拉网的渔民认出了海男。她头戴斗笠，皮肤黝黑。

“是张婶婆啊！这位是我的老师，这位是她的儿子。”

张婶婆曾和海男的妈妈在珍珠养殖场一起做过工，相互都很熟悉。

海男是名副其实的“海男”，在海边出生、成长，一家人都靠海吃饭。他家原来有一条小渔船，以捕鱼为生。他们早晨出海，晚上回来，海男天天都可以见到爸爸妈妈。后来，他家的小渔船在一次台风中被打烂了，损失惨重。没有钱买新船，他们就给有渔船的老板打工。海男爸爸跟的是大船，常去南海一带捕鱼，一去就是一两个月。妈妈先到对虾养殖场给人家看场，后来到珍珠养殖场、盐田打工。虽然离家不远，但是很少回家。

“哦，是海男的老师啊！拿回去尝尝！”张婶婆说着，就从渔网里抓了一大把鱼虾，放进红色的塑料袋里，塞给东方老师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，要是让老板知道了可不好。要不，我

给你钱，算是买的。”东方老师赶快掏出钱。张婶婆不肯要。

东方老师听海男说过，这些渔船都是鱼老板的，拉网的渔民都是他的帮工，海男的爸爸妈妈也曾给这个鱼老板打过工。

“妹头哇，不要再捋了，快上岸啊，我们要走啦。”张婶婆对着海里的那个穿花衣裳的女孩喊。

“啊，原来李妹头在这里啊！”东方老师喃喃自语，刚才悬着的心放下来了。

东方老师第一次见到李妹头，是开学的第一天。她要求班里每个学生都做个自我介绍，因此她了解到班里有一半的学生父母都不在身边，李妹头是其中一个。

李妹头个子高挑，偏瘦，眼睛大大，睫毛长长，眉头微蹙，乱蓬蓬的头发扎成马尾巴，整个人看上去很忧郁，但又很漂亮。给东方老师印象最深的是李妹头雪白得像浪花似的皮肤。生活在海边的孩子常年风吹雨打、日晒雨淋，皮肤一般都是黑黝黝的，很少有这么白净的皮肤。但她的牙齿参差不齐。东方老师当时就想：如果她长牙的时候，父母注意矫正，牙齿不至于长成这样。

“张婶婆，您跟李妹头很熟悉吧？”东方老师问。

“老师，我看着她长大，熟悉她就像熟悉我的手脚。

妹头这孩子可怜哪，她的父母在外面打工，好久不寄钱回来了。一到礼拜六礼拜天，天还没亮，她就跟我出来，捋点儿鱼虾煮汤给爷爷喝。我们扔掉不要的死鱼死虾，她也捡回去吃。等会儿回去给爷爷做好早餐，她还会到红树林的滩涂^①挖蚝捡螺。运气好的话挖得多些，拿到圩^②里卖，换点儿油盐钱。唉，这么懂事的孩子，可惜没生在好人家。”

听了张婶婆的话，夏多吉心里有点儿难受。他从小生活无忧无虑，不知道还有这么苦的同龄人。

“妈妈，等会儿我们和妹头一起去挖蚝，挖好多好多蚝，让她拿去卖，好不好啊？”夏多吉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。

“好，我儿子也很懂事。”东方老师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，心里感到一丝欣慰。

夏多吉好奇心强，却自小身体不好，也不太喜欢跟人交往。他除了画画好，其他科成绩都不好。东方老师知道，像他这样的孩子其实很有自己的主见，不能强迫他做自己不愿做的事，尤其为了分数而放弃画画，孩子会很痛苦。而夏多吉的爸爸夏雨奇则不同，他只希望孩子将来考上重点中学。父子关系剑拔弩张，夏多吉的身体更加虚弱。为

①滩涂：海岸附近因泥沙沉积而形成的浅海滩。

②圩（xū）：集市的意思。

了缓解父子关系，帮助儿子放松心态，东方老师决定把儿子带到这所偏远的渔村小学。虽然远离了城市，却亲近了大海。

夏多吉跟妈妈来海田小学后，渐渐有了变化，开始与人交流，也懂事了不少。东方老师看在眼里，乐在心中，暗暗庆幸自己当初不顾丈夫反对把夏多吉带到渔村支教是对的。

李妹头姗姗走过来，看见老师和同学，很不好意思。她小声叫：“东方老师好！”随后头马上低到胸口。

东方老师把张婶婆刚才给她的那袋海产品，放在妹头的手里说：“拿回家煮给爷爷吃吧！”

妹头连连摆手，坚决不要。

“我捋了很多鱼。老师，你拿回去煮给夏多吉吃吧。”

东方老师想一想说：“我们也没吃早餐，要不这样，我们拿去你家一起煮，一起吃。妹头，你说好不好呢？”

妹头咬着好看的嘴唇，低头，愣在那里不应答，被海水泡得红肿的双脚不停地划着海沙。

张婶婆走过来，拍拍妹头的肩膀：“妹头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瞧，老师多关心你。快带老师到你家，把鱼煮了大家一起吃。”

古老的珊瑚屋

妹头不乐意东方老师去她家，她成绩不好，最怕老师到她家家访。以前，老师每次家访总是告状，说她不爱说话、不合群、孤僻，上课老是精神不集中，希望她多跟同学接触，上课要认真听讲，争取把成绩提高。

爷爷一听老师说这话，就着急，总是卑微地检讨说：“她爸爸妈妈不在家，我没读过书，没文化，没帮到她的学习。给老师添乱了，我真是没用。”

听爷爷说这话，妹头心里就好难过。明明是自己学习不好，给爷爷丢脸，爷爷却像自己做错事一样，不停地检讨。

妹头恨自己不争气，也怨老师跟爷爷说这样的话，她有点儿自卑，又有点儿过分自尊。所以，一有老师要来家访，她就害怕。老师到村里家访，看到老师进了别的同学家，妹头就提前把自家的门闩上，任老师怎么敲门，她就是不出来。后来，她干脆躲到别处。

昨天，东方老师说要到她家家访，妹头心里一万个不愿意，一夜没睡好。天还没亮，她就跟张婶婆出门了。

现在，躲是躲不掉了，妹头只好硬着头皮带他们回家。

“妹头，我来帮你提东西吧！”海男说。

“不用，不用，这些活儿我干惯了。”

“让我来帮你吧，我是男子汉。”海男硬是抢过她手里的东西。

珊瑚村分为旧村和新村。村里赚了钱的人在新村建房子了。没钱建新房子的人家，就继续住在原来的村场。留在珊瑚旧村的没几户人家了，偌大的村庄，显得空空荡荡。

新村规划得比较好，村道宽敞，房屋整齐，树木茂盛，鸟语花香，像个花园。妹头去过新村找同桌张立冬，真羡慕住在新村的人。

李妹头的家在旧村。旧村破破烂烂，路面坑洼不平，羊粪、猪屎到处可见。还没进村子，老远就闻到羊臊味和屎尿的臭味。旧村人都养猪，养黑山羊，平时放它们到处走。

“真臭！”夏多吉情不自禁地捂住鼻子。

“小心点儿，别踩着猪屎！”妹头提醒。

妹头的话音还没落，夏多吉一不小心，就踩到了一坨猪屎，鞋子、脚全沾上了猪屎。

“倒霉！”夏多吉第一次踩到猪屎，感到很恶心。

“脱掉鞋子，到我家洗洗吧！”妹头很是愧疚。

“吱”一声，妹头推开一扇破旧的木门，一条白毛黑眼的大狗突然跳起来，对着他们“汪汪”狂吠。

“白白，别叫，自己人！”妹头拍拍白白，它立即不叫了，对着妹头摇头摆尾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。

另一条白眼黑毛的小狗跑过来，伸出粉红色的舌头，舔舔妹头的手。

“黑黑，我回来啦。饿了吧？”妹头兴奋地摸摸黑黑的头。

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也兴奋地跑来，“咯咯”“吱吱”叫得欢。

妹头转过身，对站在门口的东方老师很不好意思地说：

“老师，这是我家。”

妹头的家比外面的路还要破烂，围墙不高，大部分已坍塌了。有三间破旧的房子，墙是白色的，上面挂着竹编的斗笠、簸箕、篮子等。门是木做的，黑森森的，裂了好大的口子，只用纸简单地糊着。屋顶用稻草之类的东西铺着，大概是时间太长久了，稻草变成灰色，还有一股糜烂味。

两棵荔枝树种在院子北面，树下两只黑山羊怯怯地望着陌生人。

妹头从黑乎乎的灶台端出两个瓷碗，放在一个破旧的木凳上。两个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，碗沿还缺了几处。她从角落提出暖水壶，倒了两碗水，叫东方老师和夏多吉喝水，

然后不好意思地对海男说：“我家只有两个像样的碗。”

夏多吉看见那碗水，在看起来不干净的碗里，水显得浑浑浊浊。他皱起眉头，心想：这样的水哪敢喝啊！他在遂海市一般是喝饮料，最差也是矿泉水。

“有矿泉水吗？”夏多吉感到有些为难，但又不得不问。

“没有。”妹头十分难为情，“不好意思。”

“那……我不喝了……”

“喝茶水吧。”张婶婆知道妹头家没有像样的茶具，特意泡了一壶茶过来招呼客人。她家就在妹头家的对面。

“妹头，你陪陪老师和同学，我来做早餐。”张婶婆说。

“张婶婆，我来帮手。”海男说着，跟张婶婆一起出去了。

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，扶着墙壁，颤巍巍地从屋里走出来。

妹头赶快走上去扶住老人，让他坐在凳子上。

“老师，我爷爷。”妹头低头说，不敢正视东方老师。

东方老师走到爷爷跟前说：“爷爷，我是妹头的班主任东方老师。”

爷爷眨巴着混浊的眼睛，“嗯”了一声，算是打招呼了，然后就沉默不语。

妹头从墙角拿出水烟筒，把烟丝放进烟筒眼儿上，用